

北徽纪游

宋小濂 著

黄纪莲 标点注释



北徽紀遊

——



北 徼 纪 遊

宋 小 廉 著
黄纪莲 校标注释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遇秀伟
封面设计：张乙迪
封面题签：

北 徽 纪 遊

Beijiao Jiyou

宋 小 濂 著
黄纪莲 标点注释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26/16·字数 38,000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900

统一书号：11093·140

定价：0.41 元

目 录

一、前言	1
二、凡例	7
三、北徽纪游	8
四、附：李金镛传	71

前 言

《北徼纪游》，宋小濂手稿本。今经黄纪莲同志整理、标点、注释，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印行，使这一珍贵文稿得以广泛利用，这对东北史地研究者来说，自然感到欣慰。

宋小濂，字铁梅，又作友梅，生于同治初年，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吉林人，前清附生出身，官至黑龙江省都督。其著述和辑录有《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抚东政略》、《赐福庵启事》等书。

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金镛受命督理漠河矿务，取道奉天、齐齐哈尔等地赴漠河。宋小濂曾在李金镛署理吉林知府任内应乡试，在奉天以弟子礼相见并深得嘉许，遂以此为契机，于是年冬应召入漠河矿局办文案兼交涉处事，从此步入仕途。《北徼纪游》详细地记述了宋小濂由齐齐哈尔经墨尔根赴漠河的沿途见闻，以及李金镛创办漠河金矿的经过，文中还特别记述了沙俄蚕食江东六十四屯和李金镛赴江左与沙俄划

定江东六十四屯界址的重要情节。

关于江东六十四屯的范围，所见中文资料均只记其约数，而且很不一致。例如，《瑗琿县志》卷八作“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其卷十二又作“纵一百四十里，横五十里至七十里”；《黑龙江志稿》作“袤一百八十里，广九十余里”；《清史稿》作“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五十里至七十里”。另据俄国总参谋部编于一八八八年出版的《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材料汇编》第三十一卷，江东六十四屯长为六十六俄里（149.92华里），宽二十俄里（42.4华里）。由于瑗琿地方档案在庚子年间被俄军焚毁一空，很难确定以上记载应以哪种为准。但宋小濂的《北徼纪游》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依据。就在上引《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材料汇编》出版的前一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金镛过江划界，宋小濂记述说：

“迨十三年三月，观察使李公以勘矿来漠，奉将军恭檄，饬会同黑龙江副都统成，赴江左分划旂屯原住界址。……刻期，两国各派官监工开挖，以杜迟疑生变。乃由补丁屯后挖至老瓜林，计一百七十四里，正欲向前，俄官坚以不能作主为辞，暂行停止。”

这一百七十四里是两国派员开挖界址时实地测定的数字，无疑是精确的。但它还不是六十四屯“原住界

址”的长度。宋小濂接着写道：“按照条约（即《璦琿条约》），自老瓜林至豁尔莫勒金屯四十余里，均应划归旗屯”。已划界的一百七十四里，再加上未划界的四十余里，即二百一十四华里才是六十四屯“原住界址”的长度。这就是说比《黑龙江志稿》记载的最大长度还多出三十余华里。宋小濂虽未亲身参加划界，但他为李金镛办理交涉事宜，直接参阅原始档案，他的记载自然是最准确的。上引俄国方面的记载，更不是按璦琿条约规定的六十四屯的原有范围。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二十余年里，江东六十四屯在沙俄的不断蚕食下，面积逐渐缩小。兹仍以《北徼纪游》为据，光绪五年（1879年）俄人将“段山屯草甸、牧场侵占，不容满洲人放牧牲畜”，又于光绪九年（1883年）擅自“由补丁屯后起，向石头泡西，占十余里，至大泡子、托力哈达屯西止，划犁记二道，计占去熟地二百四十余垧，荒地尤多，并满洲人种地窝棚一所；又于犁记以内划占……长十七、八里，宽七、八、九里不等……。按条约所载之豁尔莫勒金屯，系在大泡子东南，今彼国犁记，由大泡子西南，又斜向西北而下，复占去荒地四十余里。”俄国总参谋部所载六十四屯的宽度和长度，实际上是指光绪九年俄方非法犁记划定的范围。如果加上被占去的上述土地，大致和宋小濂所记载的六十四屯的原来范围相符，这就从另一方面

证实宋小濂对江东六十四屯原有范围记载的准确性。

《北徼纪游》的主要篇幅是记述漠河金矿创办前三年的实际情况。漠河矿局的早期档案，也在庚子年间被俄军全部焚毁。其中一些重要文件虽可在光绪初年北洋大臣的档案中找到，但关于李金镛以下各级官吏和广大矿丁开办漠河金矿的具体资料却无从找起。在这一点上，《北徼纪游》正好弥补了现存档案的不足。宋小濂以流畅的文笔，将广大员吏和矿丁从采勘矿床，到修路建厂，直至采金成功的种种活动，无不予以精心描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写出了广大员吏和矿丁不畏寒苦、奋发创业的精神面貌。当时漠河孤悬绝朔，至最近的城镇瑗琿，尚有一千六、七百里，之间向无陆路通行。矿局所需各物，均需内地采买，由瑗琿转运；冬假俄道，夏雇俄轮，运输之艰难，绝于伦比。因此，最初矿局只招矿丁二百余名。从瑗琿至漠河，沿途朔风凛冽，应者堕指裂肤，矿丁多为穷苦农民，一路上马死人僵，冻死于沿途者不知凡几。漠河地近北极，是中国最苦寒之地，八月落雪，来夏始化。冬天雪深数尺，地冻至二丈。而矿沙深埋，往往掘地二丈始见矿砂。因此，矿丁“无冬夏皆凿冰攻入，旋凿旋以火融之，融一尺，凿一尺，如是者，数日或十余日乃克见金。”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矿丁们竟创造出奇迹：在一年后居然“日得金六、七十两”，而

且在这苦寒之地，晚菰青青，瓜壶满架。从这些生动的记述中，我们不难想象漠河的早期开发者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矿局的一些高级员吏，多是自愿应招而来的文士。他们在公余茶后，吟诗作文，抒发自己的豪迈情怀。“前程正远休言苦，热血从来满壮怀。”“来此辟洪荒，冀百物俱兴，春回河漠；于斯资保障，愿九边同靖，气壮山河。”李金镛在死于任所的弥留之际，“慨然谓僚友曰：‘大丈夫视死如归，亦复何憾？所恨者边矿见有成效，天不假年，不得见三年报最耳。诸君其好为之。’”这些记载，即使今日读之，仍然令人感奋。

《北徼纪游》也是宋小濂初仕生涯的笔录。宋小濂以布衣入仕，累官至封疆大吏，是清季和民初比较有所作为的人物。漠河的初仕生涯，是宋小濂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北徼纪游》从多方面表现出作者的志向。宋小濂赴漠途中，悉心考察中俄两国边情，比较双方利弊得失，对强邻压境，边政不修，发出无限感慨。其提出的一些边政主张，亦不谓无见。入矿局后，与李金镛朝夕相处，李金镛的言行对他产生很大影响。李金镛以首倡义赈扬名，以办珲春交涉显身，最后在创办漠河金矿中死于任所。宋小濂奉李金镛为师，对李金镛在对俄交涉中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在办矿务中不惮劳苦，关心部属等事绩，均以钦敬的心

情写入文稿。李金镛死后，宋小濂写了四首挽诗，其中“念我相依真福薄，两年憔悴苦追随”一联，反映了宋小濂的真实心境。后来，宋小濂离开漠河，在程德全手下与沙俄铁路当局办了多年交涉，争回许多利权。李金镛和程德全都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封建官吏，宋小濂思想与他们一脉相承。《北徼纪游》对研究宋小濂的早期活动和思想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薛衍天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凡 例

一、段落划分遵原稿。原稿注释保留原貌，即小字夹注。

二、对原稿中的有关事件、人物、年代所加的注释，一律作脚注。

三、文字校勘符号：错字用〔 〕，漏字用〈 〉。

北 徼 纪 游

——吉林宋小濂铁梅稿

东坡诗云：

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爪〔指〕迹〔爪〕，鸿飞那复计东西。^①是诗也，初读之，若不见其佳，迨经阅历，乃知罕譬而喻。余自丁亥^②秋，以饥驱随刘泉初明府赴奉天为谋食计，至次年端节后，始得载笔戎轩。居不数月，复有黑龙江漠河之游。先是，癸未^③岁应本郡童子试，受知于无锡李公秋亭^④。越戊子^⑤秋，公以观察使督理漠河矿务，由申江来漠，取路奉天，余以弟子礼见，深蒙嘉许，且询数年中进修若何？境况若何？甚悉。

①原诗为“和子由湓池怀旧 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见《苏文忠公诗集》卷三。

②1887年（光绪十三年）。

③1883年（光绪九年）。

④即李金镛，详见附传。

⑤1888年（光绪十四年）。

是时，督师定公^①赴黑龙江巡阅齐军^②，行有日矣。因约订随节北上，时取便来漠相助，余遂于是冬由齐齐哈尔赴漠河矣。

人生作客之方，其亦豫定者与？不然何以相应如响也？戊子^③春在奉时，主刘泉初明府家，适泉初扶乩请仙，余亦就问事机，并问究在何方。乩仙示以诗云：东西南北尽有方，此地菊花一味香。我说此话人难解，昭君走马见其详。是时，余正赋闲，即从戎百无端绪，矿务又何待言？及后入营，于九月随节北上，遂赴漠河。始悟首句重在“尽”字，次句寓九月，末二句言出塞也。事尚相隔数月，而言之如在目前，由乎此则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之言？可比类观矣，又何必营营然妄求为哉？

在戎幕时，与楚北李聘三、张得轩、皖南舒闰生最称心契，及由齐赴漠，倚装作七律留别云：

友到忘形只在心，

桃花潭水比情深。

论交未赠公孙缞，

请邑如分鲍子金

数君曾为请益薪水。

①即定安，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静村。1866年（同治五年）任伯都纳副都统、密云副都统。1868年（同治七年）任绥远将军。1880年（光绪六年）任黑龙江将军。1887年12月16日（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乙卯）为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军事宜。

②即齐字营，1887年（光绪十三年）黑龙江省练军定名为齐字营。

③1888年（光绪十四年）。

万里寒边成别路，
几行热泪洒离襟。
诸君莫恨前期远，
柳上春风取次寻。

又留别诸同人云：

同袍同泽亦前因，
文字交情见性真。
贫士生涯余墨渥，
丈夫出处寄红尘。
骊歌眼断难为别，
鲤简传来莫厌频。
惭愧临歧无贶赠，
凭将努力慰诸君。

将赴漠河，知契中有以北极苦寒为余虑者，因作
七律以解之云：

汗马功名安在哉？
空随大将逐边埃。
未终投笔封侯事，
又作摸金校尉来。
雪岭朝横人迹渺，
江水夜渡马蹄催。
前程正远休言苦，
热血从来满壮怀。

噫！余非不畏难，只以饥驱，不得不为入穴得子之计，姑作壮言，亦聊以自慰，慰人云尔。

余恂卿司马为督师定公掌文牍，余在戎幕时即深蒙器许，及将赴漠，有某当事从而为难，司马极力斡旋，始得脱然而去，因念寒士无以为报，遂拜门墙以志衔感。夫一饭之恩，古人尚思图报，况不仅一饭者耶？

由齐齐哈尔俗名卜奎赴爱〔媛〕珲，路经布特哈旗界，距省城二百余里，在嫩江东岸。布特哈者，皆索伦、打虎儿俗名搭呼里二部落人，自国朝未入关时率先归顺，编旗为伍，设总管、佐领以下等官。咸同间，东南及新疆多故，是处出名将最伙，如多忠勇公^①，都将军兴阿^② 忘其溢、穆勤果公^③ 其尤著也。

过布特哈二百里为墨尔根城，有副都统镇守，系康熙间征罗刹时所置，城编木为之，城内榛莽荒秽，屋庐颓败，副都统以下等官均驻城外。城之东北隅有

①即多隆阿（1818—1864），满洲正白旗人。呼拉特氏，字礼堂。1859年（咸丰九年）任福州副都统。1861年（咸丰十一年）任荆州将军。1863年（同治二年）任西安将军。1864年（同治三年）卒，谥号忠勇。

②即都兴阿（？—1875），满洲正白旗人。达虎里郭贝尔氏，字直夫。1850年（咸丰六年）任江宁将军。1858年（咸丰八年）调荆州将军。1864年（同治三年）任西安将军。1866年春（同治四年十二月）任盛京将军，1875年春（光绪元年二月）卒于任所，谥号清愍。

③即穆图善（？—1887），满洲镶黄旗人。那拉塔氏，字春岩。1862年（同治元年）任西安左翼副都统。1864年（同治三年）任荆州将军、调宁夏将军。1867年（同治六年）兼署陕甘总督。1875年（光绪元年）任吉林将军。1879年（光绪五年）任福州将军。1885年（光绪十一年）为钦差大臣，会办东三省练兵事宜。1887年（光绪十三年）卒，谥号果勇。

商贾十数家，市面萧条，人烟寥落，驻防旗丁贫瘠尤甚，半系巴尔虎部落人，至今犹掺土音，与作汉语，格不相入，编旗置戍，垂二百年，曾不稍改其初，其风气之浑朴可知矣。

谚云：土壮民肥。斯言也，千古不易。然非有人以垦辟之，种植之，则土虽壮亦无以自见。自齐至墨路中，揽辔遥望东南一带，膏壤平原何止千余里。设招徕生聚，通商务，将不数年间，连阡接陌，荒芜尽变为丰腴，实边富国之谋，孰愈于是？惜置为闲田，一任荒草迷天、寒烟锁地，曾无过而问者。噫嘻！地亦何不幸至此哉！

自齐齐哈尔至墨尔根四百里中，平沙衰草，满目荒凉，往往近百里无人烟。自墨尔根东行，度内兴安岭，至黑龙江城即爱（爱）辉，丛林叠嶂，冰雪弥天，而村落之稀疏，则较自齐至墨为尤甚云。

由墨尔根东行近二百里为兴安城，城在内兴安岭西三十里，故以兴安名之。是处旗丁悉属鄂伦春人，《东华录》作鄂罗春，鄂伦春俗无庐舍，无布帛，亦不耕种，散处山中，以游猎为业，随兽之所在，踪迹之，即于其处支木为架，复以兽皮居之。兽之所在无定，故人之迁徙亦无定，得兽则衣其皮、食其肉。布帛菽粟亦皆以兽皮易自华人^①。朝廷以其僻远，但羁縻之，使自

①即汉人。